

殷慧芬著

海

派

女

作

家

文

丛

纪 念

纪念是一个富于幻想的女子。她敏感于自然界日月星辰、风雨雷电的交替变换，听雨，听风，听雷鸣，听激流，她在惊悚中追忆前世，她在想象中领略人生的激动，让平凡生活迸溅出瞬间的辉煌。

海

派

紀念

女

作

家

文



殷慧芬著

 文匯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黄健同 朱志鹏

封面装帧:周夏萍

· 海派女作家文丛 ·

纪 念

殷慧芬著

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

1996 年 10 月第 1 版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52,000

印数:1—6000

印张:12.875

ISBN7-80531-390-3/I·11

定价:18.80 元

I217.4
74.6

另一个世界

他押着儿子走下楼，那拖拖沓沓的脚步声从三楼落到二楼，又从二楼回荡到三楼，落在她空寥的心里。她听着，像听一首空洞无物的歌：“跐跐跐跐，跐跐跐跐，跐——跐跐……”这楼梯仿佛走不完似的。她倚在阳台的栏杆上，终于看见两个黑影走出楼门，她盯着那个勾着脖子耸起两个小肩膀的黑影看。这是她的儿子。那两个背影若隐若现地在一个转弯处晃了一下，便不见了，只有路灯，冷冷地透着寂寞……

她不知道此刻他是怎么想的，她只看见一个十岁的男孩子在放学路上躲躲闪闪地拐进一个荒场，他把三元二角五分藏在一个破墙洞里，或者一块大石头底下，他走着，他把书包翻过来顶在头上，晃荡着两条细细的胳膊把身子甩过来甩过去，绞麻花一样地走着。他不想回家。

心灵的门窗已悄悄对她关闭。

“你拿过我钞票吗？放在表袋里的。”

“你的口袋谁敢摸？一碰就说我是克格勃！”丈夫不

❏

❏

☆

❏

无挪揄地回答。她不吭声了。她平时有点糊涂，或丢失东西，或抱着孩子找孩子，因此她恍惚察觉少了些什么，也从不声张，然而这一次不了，记忆像文字一样清晰可读：她换了件衣服，没穿那件茄克工装，工装口袋里有六元钱，她摸过。今天早晨摸的。她的脑子里飞过一个模糊的念头，但她不敢去细想，只是瞪着双困惑的眼睛。丈夫比她还要紧张，锁着眉头，在房间里来回踱步，还跟她讨论、分析，排除种种疑点。

“你买过珍珠霜吗？”

她摇摇头。

“你把今天的经历讲讲清楚。”

“我上班下班，一条老街，连片烟杂店也没有。下班后，去了次邮局，为儿子办集邮卡，他们叫我明天去，烦死了，不讲了！”

“好好好，皇帝不急急太监。再寻寻看。”他摸遍了她的衣服口袋，春装、夏装、长装、短装，有时候触到一张手纸，也会兴奋一阵的。终于，他失望了，不再徒劳，坐在一张儿子洗脚时坐的小凳上，点火抽烟。他猛吸一口，又叹气一般地吐出，烟雾袅袅直上。他不耐烦地挥手掸烟，那搅动了的轻烟便无力地垂下、垂下，又四处飘散。他默然凝视着轻烟。

“会不会是小赤佬拿的？”他终于说了。

他早就该说了，她已经等了很久。她茫然地望着他，又循着他的目光把视线投向熟睡在小床上的儿子。

“你不会瞒着我什么吧？”“不会的，妈妈，不会的

……”她感到一种被欺骗的痛苦，儿子那颗原先近乎透明的心在她面前变得模糊了……

“翻！”他把孩子的书包兜底倒过来，于是，课本练习本铅笔盒砚台水彩笔，还有石子玻璃片花籽儿，一古脑儿全被倒在小方桌上，她帮他一一仔细地“筛”过，只寻到几张夹在小说里的树叶子。接着又翻遍了孩子的衣服口袋，她甚至还伸进孩子被窝里，摸了他的内衣，小身子暖暖的，袒露着。

两个人整整折腾了半个多小时，没有翻出什么名堂。

“像座山雕寻秘密联络图一样。”她疲乏地伸伸腰，叹了口气，忽然觉得自己挺可笑的。他弹了她一眼，仍旧翻箱倒柜地搜。

她不再动了，只是愣愣地看着儿子，儿子那光洁的前额上起了细细皱纹。床头柜上一杯茶。他倒的，却忘了喝。她拿起来，慢慢地吮……

终于，他在大床底下发现了一只沉甸甸的塑料袋，倒出来一看，是一厚叠漂亮的粘纸，粘纸上印有各种各样美丽的图画：阿童木、花仙子、机器人、超人……五彩缤纷，应有尽有。说实话，要比他们小时候玩的香烟牌子和印花纸高级多了。两部塑料的小摩托车从塑料袋角落里滚出来。

“妈妈，你写文章啊？妈妈，我用一只手就可以叫你舒服，喏，你坐坐直，我来敲背。妈妈，你欢喜超人的女朋友路易丝小姐吗？我有一张她的粘纸，送给你贴在稿子



的封面上，胶水也不用涂的……”

她正在写她的论文《关于新教育法的探索》，她猜他有什么事，他有小心眼，只是想不起从什么时候开始。又要买电子表了？上回已经告诉他不行不行，什么掌握时间，上课下课学校会拉铃的，吃饭睡觉我们会关照的，用得着他瞎操心！戴了电子表还有心思上课？她甩甩头，盯着稿子看。

“没有劲的没有劲的你不是好妈妈！”儿子嘟起了嘴。

“你到底要什么呀？”她点穿他。

他不好意思地笑笑：“想买一样小东西。”

不是电子表，她松了下，“想买什么呀？”

“粘纸呀。”

“什么粘纸呀！”

“没劲没劲你根本没听你根本没听！”

“好了好了，怎么买法？”

“四角一张，七角一张，一块一张，各种各样价钿都有的。我用我自己钞票买，我还有两块五角哩！”

他是有两元五角，原先是七元，滴水成河，积了一年多。后来买了副乒乓球板花掉四元五角。“我买你买意义同样的，自己钞票买大人钞票买用起来味道不一样。”做父亲的要他“珍惜每一个铜板”。其实，如果儿子不掏钱买乒乓球板他也会买的。

“你觉得你喜欢，你就去买吧，不要样样都来问了。”她忽然觉得累，觉得做母亲累。

“谢谢妈妈！”孩子欣喜若狂，飞也似地跑了，留下一声震撼人心的呼唤。她呆了一会，提起笔，却一个字也写不出了。她索性放下笔，让那一声呼唤带着久长的回声注入她心灵深处……她在想，他的亲昵，他的抱怨，全都是为了得到她的一声许诺。她不由感到悲哀：她究竟拒绝了他多少回，才有了他这小小的狡猾！

他们吃惊地看着那一张张粘纸，面面相觑。他一张张移动着，数着一、二、三……一直数到十七。数完了，他沉着脸，她也无语，两个人都在心里盘算：即使六元钱是儿子拿的，也只能买个七、八张，加上第一次买的两张，统共十来张，还有七张的钞票哪里来的？

他本来就反对儿子买这种东西，那天见儿子将二元五角买了两大张粘纸和两部小摩托，发火了，“你不会去买邮票吗？集邮集邮，每次邮票都是我给你买的！到底是你集邮还是我集邮？”

“集邮我不欢喜，粘纸我欢喜！”

“什么？欢喜不欢喜，做人可以随心所欲吗？”

“妈妈说的，妈妈说我欢喜的就买！”

“不得了了，顶嘴顶嘴，抽烂你的嘴巴！”

“头涨死了头涨死了，是我说的，是我同意的，既然是他的钞票，管那么多做啥！”她站起来，乒乒乓乓地收拾桌上的残汤剩饭。

他们之间原先约定：无论谁在训斥儿子，另一个人不得干涉。多年来，她是履行这条约的，此刻她突然“跳”

出来使他意外，也使他愤怒。

“我们小时候是这样跟父母顶嘴的吗？我们从前有自说自话用钞票的吗？”

“从前从前，从前有什么开心？呆在屋里无声无息，来了个人老半天也不知道还有个孩子……我不要儿子这样！”

“弄不好了弄不好了，我从此让位不管了！”他一气，把自己关在小间屋。关了老半天。

这是他们第一次当着孩子的面吵。孩子和她面面相觑。

“你呀，粘纸有一张就可以了，多了，没有意思的。”她转而规劝孩子。孩子噘着嘴，眼睛朝她翻了一下。

没想到一转眼他居然有了十七张粘纸。

“醒一醒！醒一醒！”他们推儿子，晃他，摇他，他动了动，伸手拉拉被角，小身子紧缩了一下，像寻求安宁和温暖的小鸟，深深地躲进了被窝。

孩子，你究竟在做什么梦！

他睡得那么沉，他们索性帮他坐起来，拍拍他的脸，扳开他的眼睛，搞得他似醒非醒的。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环顾左右，一边是认真的爸爸，一边是严肃的妈妈，他猜一定发生什么事了，多半是他又犯了错误，但他又委实想不起来了。“我不是改好了吗？”他恍恍惚惚地对他们说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不是改好了吗！我不是改好了吗！”

“这次全县小学生数学竞赛，本来想让他去参加的，可是模拟考了两次，他难的题目做得出，容易的题目老是错，近来上课又偷着看小说，今天又迟到。考虑后就没有让他去。县里比赛后，拔尖的还要送市里比赛，可惜可惜，机会难得呀……”女教师扼腕而叹。做父亲的则咬牙切齿：“不争气不争气，回去后我好好教训他！”“打不要打，讲要讲讲的。”女教师再三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。

能不打吗？历史从来不是这样回答的。

“算了，这种竞赛也没有什么大意思，逼他做啥？顺其自然嘛。”她又一次跳出来。

“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，那你逼他学拉小提琴做啥？逼他穿红拖鞋做啥？”

“这关系到一个人的艺术素养、审美趣味，将来他会感激我的。”

“我这关系到孩子的前途，将来他也会感激我的。”

他们又吵了，还是谁也不买谁的账。

夜，终于平息了一切喧嚣。孩子哭累了，睡了。倦了的他倚在沙发里打盹。她走到孩子的小床边，和衣趴在一旁，她握着孩子红肿的小手，她的手在这小手上轻柔地移动、停顿，又移动，她感到一种凄凉，她反对暴力，却未能制止暴力，她甚至也使用过暴力。也许只有暴力才能使一个不安分的灵魂变得柔顺，变得温良恭俭让……”

孩子没有睡着，忧伤地望着她，眼睛在暗夜中闪着波

光。

“以后要乖、要争气，要听话，要……”她俯在儿子的耳旁，轻轻地说，那声音又温柔又感伤。

儿子点点头。

要听话，要乖……这就是你吗——一个新教育法的探寻者？她对自己感到厌烦，哪一天，她才能不再重复这些话。

“装什么胡样？这是什么！”做父亲的把十七张粘纸全扔在孩子面前。

“嗯……同学送的。”

“谁？！”

“吴宇峰……”

“我明天去问他！”

“不……是张明……也不是……是顾弘……”

“你还有多少同学？统统搬出来！我一个个去问，你骗我几次，我就用竹片抽你几记！”

孩子低下了头，那两个肩膀便驼峰似地耸起来。她站在一旁，看着这个沮丧的小身子。他是她生出来的吗？她用血肉孕育了他，可是她究竟知道他多少呢？

“以后我们家实行通信自由！”饭桌上她忽发奇想。看了那些《国外教育纵横谈》之类的书，她总想在家里制造点民主气氛。

“我也有通信自由吗？”孩子高兴地问。

“有！你可以给别人写信，别人也可以给你写信。”

他摸摸孩子的头，他其实很爱孩子，他给他买了近一百册的图书、小说、童话、名人传记、科普读物，应有尽有。一个十岁的孩子拥有这样丰富的私人藏书，应该说是幸运的。这天他兴致特好，给孩子讲了些通信自由、私拆他人信件违法之类的法律常识。“让孩子样样懂点，不错！”两个人时，他这样对她说。她望望他，一时竟没了话说。

世界上最认真的莫过于孩子。第二天晚上，孩子就写了封信，来问他讨信壳。

“信写给谁呀？”

“……解放军爸爸。”“解放军爸爸”是她的姐夫，在南京军区工作。

“是不是要去度暑假，写封信讨讨好？”

儿子伸伸舌头，做做怪腔，不作回答，开好了信壳又来讨浆糊，郑重其事地要把信口封上。

“那么急干吗？让我看看！”

“不要不要，私拆他人信件违法我可以去告的！”

他无可奈何，她却笑笑，心里也在暗暗揣摸：信里究竟写了些什么？

“说！粘纸到底哪里来的？讲出来，爸爸就不打你，只要以后改。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！”他的声音忽高忽低，时而温和时而严厉，颇有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势。她依稀记得她也这样被人叱喝过，只是记不清什么时候了。

“你这些邮票哪里来的？”她看见儿子铅笔写的张文革邮票，不由奇怪地问。

“拾来的。”

“样样拾得，连十几年前的邮票也拾得到啊！”他也觉察到了新问题。

“是……是床底下旧木箱里翻出来的信……信壳上的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两个人同时跳起来，一起扑向床底下，那一扎信早已不知去向，这是他们热恋时来往的信件，总共有五、六十封。

“信呢？”

“折飞机了。”

“飞机呢？”

“都飞走了。”

“从今以后，不许再折飞机了！”他气急败坏地下了禁令。

他还在软硬兼施威逼利诱，孩子低着头。她又有了一个奇怪的联想，动了动嘴唇，但没有说话。密切注意新动向的他察觉了，怕她再无端“跳”出来破坏气氛，便装着寻打人的竹片，把她叫到阳台上。

“你回避一下好吗？小孩子被你弄得贼忒兮兮的，还亏得好啦！”

“我看你像运动办公室主任。”她终于有了说出口的，他被弄得哭笑不得。

“就在阳台上站一会吧。”

“干扰吗？”她笑了一声，他没办法。结婚前，她在家里是老小，结婚后，无形中他总把

她当小阿妹相待。

“快讲！”他一个人跑进房间，对着呆笃笃的儿子猛喝了声。孩子哆嗦了一下。“同学送的？你骗谁？你啥时候学会骗人的，啊？”他举起了竹片，孩子想逃，他又抓住他往回拖。她从阳台上能望见，但她不忍目睹，她想到了杀鸡：一只被宰割过一刀的鸡在厨房里乱飞，他在追。

“骗人！”她听到他的叱喝，又似乎不是他。

“信里到底写了什么……拆开来看看怎么样？”她把玩着那封信。刚才孩子要出去寄，是她拦住了他，“明天一早去寄吧！”“你们不要看噢！”直到躺在床上，孩子还记挂着那封信。“你睡吧！”她爱抚着儿子，陪了他很久，直到孩子入睡，她才回到小房间。

他走过来，拿过那封信，也把玩着，对着灯光细细辨认，信里的字模模糊糊，蝌蚪文似的什么也认不出。搞了半天，他终于想出一个办法，找了把小刀，小心翼翼地伸进封口处，而后慢慢移动、移动。信，被不露痕迹地拆开了。

“像克格勃一样！”她调侃他。

这是一封充满诚意的信，一封愿意“改邪归正”，要求“给出路”的信，信中列举的一些“壮举”则是他们前所未闻的。也难怪他们孤陋寡闻，姐姐、姐夫限于面子，没有“揭发”。信里写道：“……去年寒假，我在你家，把你们的大母鸡吊死了，打死了，我还把你的电子表拆开来弄坏了，怕你们讲，我把它埋在雪地里了，就在种花的

地方，这次我来南京，我第一先把表寻出来，我还欺骗了你的部下小姜，他要跟我学讲上海话，我教给他的全部是骂他自己的话，我还和姐姐一起叫他‘酱油瓶、酱油汤、酱小菜、酱猪头……’你打了姐姐，没有打我，其实我也难过的……”等等，等等，看得他们目瞪口呆。

第二天早餐桌上，他就忍不住了，正好没有牛奶，三个人都吃泡饭、酱小菜。他用筷子头点点酱小菜，自言自语，眼睛却看着儿子：“酱小菜、酱油汤。”

“她吃吃笑着补充：“酱油瓶、酱猪头。”

“你们看过信了看过信了！”孩子伤心地放下筷子，呆坐着。

“谁看过了？你看信不是封得好好的吗？”

信静静地躺在书桌上。

“骗人！你们讲的话是我信上的。骗人！”孩子叫了起来，那声音尖厉得不像一个男孩的音声，倒像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在菜场里吵嚷。

“骗人！”她终于听清了，这是儿子的呐喊。

“妈妈，孩子到底是从啥地方出来的？”一天，儿子像讨论学问一样严肃地望着她问，她只觉得心在胸腔里蹦了一下，便寂然无声了。她知道总会有这一天的，她设想过无数个方案，决心不惊动他那颗好奇而纯洁的童心，她要像回答鸡蛋是从哪里生出来的一样坦然自在。孩子四岁的时候就问过她：“小孩是啥人生的？”“妈妈生的呀。”他庄重地点点头，便不再吭声了。现在他十岁了，他想知道得更多。

“小孩子是妈妈肚皮里生出来的。”他作出一个模糊的回答，她猛然意识到，她可以应付孩子别的成百个问题，她参加过市电视台主办的智力竞赛，回答过节目主持人成串的提问，但她始终无法科学地回答孩子的一个提问，即关于人类生殖的奥秘。

“那么最早最早的小孩是怎么钻进妈妈肚皮里的呢？”孩子依旧十分严肃。

面对着那双求知的明眸，她无法回绝。“因为爸爸妈妈要好。”她说得缓缓的，脑子里一片嗡嗡声。

“怎么要好呢？”

她看见他那双可爱的大眼睛闪烁着纯洁的光辉，她依旧缓缓地回答：“他们在一起。”

“哪能在一起法？噢，手拉手，小孩就钻到妈妈肚皮里去了？”

她终于无法再装得若无其事了，勉强笑笑，这笑很暧昧，然后挥挥手：“不晓得不晓得！等你爸爸回来你去问他吧！”

“哼，连你也不告诉我！你们都想骗我、骗我！”孩子愤怒地嚷着，“其实我也知道的，没有什么稀奇的！”接着他就胡诌了一大通惊世骇俗的话，什么精子啦，卵子啦，交配啦，数也数不清的精子追赶一个卵子啦……

“要死啦！要死啦！”一切的伪饰都剥离了，她吓得叫起来。

“你啥地方听来的？”

“电视里看的！”孩子大声地带点报复意味地回答。



她被吓瘫了，长吁了一口气，她确实累了。这场对话抽精吸髓般地把她搞垮了。“不许跟同学讲，不许跟老师讲，不许……”她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关照。

孩子像小鸡啄米，除了点头还是点头。

“不过，小孩子到底从啥地方出来的呢？”孩子仍不甘心地问。

“到了中学，有专门课讲的，现在你还太小。”她回避了，看来这个问题只能交给社会，交给学校了。

孩子似信非信地点点头。一分钟就可以讲清的事成了一个巨大的秘密。她悲哀地想。

“跟他说这种事做啥？”丈夫知道后不以为然地责备她。

“他问我呀，他问我小孩是啥地方生出来的。”

“啥地方？肚脐眼、肋胳膊窝、脚底心……随便说一个就可以么，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。”

“连这个也可以代代相传的？”

“可是这个对小孩能讲实话吗？说得不妥当传出去，做父母的还有脸面吗？”

“下次他再要问，你负责回答。”她弃权了，她没有勇气，因为她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孩子，而是整个社会。

“他讲出来了！”丈夫喊她进屋里，像个破案有功的公安人员得意地向她报告案情，“六块钱是他拿的！用了两块七角五分，还有三块两角五分藏在外面荒场里。小赤佬以前还拿过两次，全是在你袋袋里摸的。你呀，真糊